

舞阳贾湖骨笛的测音研究

黄翔鹏

1987年11月3日,我们一行五人,携带Stroboconn闪光频谱测音仪,在河南省文物研究所,对舞阳县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一批远古竖吹骨笛,选取检测对象,作了测音工作。由于这一批文物极为珍贵,研究价值重大,测音工作始终是集体进行的。吹奏者:副研究员肖兴华、工程师徐桃英。仪表操作:工程师顾伯宝。监测则由武汉音乐学院院长童忠良教授和我担任。

检测时从十六支出土骨笛中选定最完整、无裂纹的一支,器物编号为M282:20,七孔。此外,曾另取较完整的二支,但有微裂,试吹时稍闻坼裂声,即不敢再试。因此,入测音报告的只此一例。

吹奏方法,据骨笛的形制,用鹰骨笛斜出45°角的方法竖吹。为求发音最自然,避免出自主观倾向的口风控制,未请专业演奏人员参与,而由两人两次各分别作上行、下行吹奏,并列不同数据测音结果,以免偏颇。

测音结果如表一——四。

表中所示结果仅为测音的基本数据形式,并不能确知此笛发音能否构成音阶,构成何种音阶,其音阶共有几声。对这些数据资料还需进行音高标准的处理,才能确知它们在音阶上的本质属性。

由于仪器的读数标准来自现代乐器制造工艺中的标准音A4,即以每秒440次复振动作作为音高基准的平均律参考系,故难于与

远古的实际标准相合。如表1的1孔,按表中读数 $\sharp A6-42$ 看,似乎在全部音列中是一个不入列的怪音,但此音原可折合 $A6+58$ 。如以5孔 $C6+24$ 为出发律的标准,即使仍按平均律看,它也是一个并不太奇怪的,只在高音区中偏高三十音分左右的大六度音。

试就全部数据作综合分析,第一步可确定3孔至7孔(小)的各音音程关系:

$E6, D6, C6, B5, A5$ 。

它们无论从音乐的感性判断或从数据的表面值的合理程度判断,均已无疑义。又从吹奏实践中知道此笛最高两孔与筒音全闭时发音较难,试奏中出现的差异也因之较大。所以对这三个音所形成的各个音程关系必须作全面分析。

四次测试各按上、下行计算有关各孔间音程的音分值,各得八个数据;再按其平均值,可以判断其应有的音程性质,如表五。

按音程性质的判断,补足 $E6, D6, C6, B5, A5$ 以外即第3孔以上第7孔以下各音,应是:

第1孔, $A6$ 。第2孔, $\sharp F6$ 。筒音 $G5$ 或 $\sharp F5$ 。

以现有测音数据与上述判断相比较,矛盾较大的只有表2第1孔的 $\sharp A6-15$ 、筒音的 $\sharp F5-30$,它们各占八个数据之一,可以说是因吹奏困难造成的误差。

至于表4,第7孔位的大孔所发音 $\sharp G5$,我以为应系钻孔过低再打小孔进行校正的。从指法上说也不应该是音阶中的另一音级。

表一

编号1	↑行	↓行
1孔	$\#A_6 - 42$	$\#A_6 - 42$
2孔	$G_6 - 40$	$G_6 - 50$
3孔	$E_6 + 16$	$E_6 + 21$
4孔	$D_6 + 16$	$D_6 + 14$
5孔	$C_6 + 24$	$C_6 + 22$
6孔	$B_5 - 25$	$B_5 - 39$
7孔	$A_5 + 8$	$A_5 + 13$
筒音	$\#F_5 + 44$	$\#F_5 + 52$

注：7孔表示该孔的大小孔同时开放

表二

编号2	↑行	↓行
1孔	$\#A_6 - 15$	$\#A_6 - 63$
2孔	$G_6 - 36$	$G_6 - 63$
3孔	$E_6 + 22$	$E_6 + 0$
4孔	$D_6 - 1$	$D_6 - 1$
5孔	$C_6 + 15$	$C_6 + 0$
6孔	$\#A_5 + 49$	$\#A_5 + 43$
7孔	$A_5 - 20$	$A_5 - 10$
筒音	$\#F_5 - 30$	$\#F_5 + 29$

注：7孔表示该孔的大小孔同时开放

表三

编号3	↑行	↓行
1孔	$A_6 + 36$	$A_6 + 14$
2孔	$G_6 - 45$	$G_6 - 74$
3孔	$E_6 - 4$	$E_6 - 15$
4孔	$C_6 + 1$	$D_6 - 8$
5孔	$C_6 - 12$	$C_6 + 5$
6孔	$B_5 - 49$	$B_5 - 40$
7孔	$A_5 + 9$	$A_5 + 0$
筒音	$G_5 + 28$	$\#F_5 + 32$

注：7孔表示该孔的大小孔同时开放

表四

编号4	↑行	↓行
1孔	$A_6 - 36$	$A_6 - 47$
2孔	$\#F_6 + 3$	$\#F_6 + 36$
3孔	$E_6 - 44$	$E_6 - 20$
4孔	$D_6 - 51$	$D_6 - 20$
5孔	$C_6 - 37$	$C_6 + 0$
6孔	$B_5 - 60$	$B_5 - 47$
(小)7孔	$A_5 - 11$	$A_5 - 12$
(大)7孔	$\#G_5 + 16$	$\#G_5 - 18$
筒音	$\#F_5 + 16$	$\#F_5 + 18$

以上为同一支骨笛由两人吹奏的测音结果，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音响实验室提供。

自筒音起，由低到高作音阶排列，并按工尺谱与宫商阶名标明两种可能性的音阶结构，即如表六。

以上两种可能性的抉择，将取决于筒音的高低。这只有期望于完整骨笛在这一墓葬群中再次发现，以便进行音阶结构的比较。

如从中国古代竖吹管乐器的音阶排列方法传统样式取证，恰好以上两种排列皆有根据。并且，恰好也可以说，再无第三种可能的样式足以被认作最古的传统。

晋代的荀勖讨论制作竖笛一类的笛律时

说过：“角声在笛体中，古之制也。”（《晋书·律历志》）略有疑问之处在于荀勖所指，为古音阶之角。如果古制是只以筒音论角声而不论音阶，这支骨笛的音阶结构得以成立，那么反过来则将成为清商音阶渊源极为古老的一个重大证据。

第二种下徵调七声音阶是出土文物中已经证明先秦即有的音阶。文献记录中最早提及工尺谱的早期形式，即燕乐半字谱，陈旸《乐书》称之为“唐来半字谱”。这种半字谱用在竖吹的管乐器上，据《辽史·乐志》说：

表五

音程位置	平均值	应有的音程性质
1孔与2孔间	284音分	小三度
2孔与3孔间	244音分	大二度略大
7孔与筒音间	260音分	小三度略小或大二度略大

表六

筒音 #F ₃ 或 G ₃	7孔 A ₃	6孔 B ₃	5孔 C ₄	4孔 D ₄	3孔 E ₄	2孔 #F ₄	1孔 A ₄	结论
工	六	五	下乙	上	尺	工	六	清商音阶 六声
角	徵	羽	间	宫	商	角	徵	
—	—	—	—	—	—	—	—	
合	四	乙	上	尺	工	凡	五	下徵调音 阶七声
宫	商	角	和	徵	羽	变宫	商	

“大乐声各调之中度曲协音，其声凡十：五、凡、工、尺、上、一、四、六、勾、合。”其中，自“五”字至“四”字即自上而下，从1孔至7孔的七音；“六”、“勾”两声为

背面开孔；“合”字即筒音，正是指竖管各孔全都按实之意，所以为“合”。

这支骨笛比起后世的竖吹之管，只是少了背面“六”、“勾”二音，正应是竖吹管乐器的祖制。

以上两种可能性的判断，必居其一。因此，我们的最后结论认为，这支骨笛的音阶结构至少是六声音阶，也有可能是七声齐备的、古老的下微调音阶。

许慎《说文》释“笛”字曰：“七孔笛也”。与郑玄异。段玉裁说：“大郑云五孔……然则汉时长笛五孔甚明。云七孔者，礼家说古笛也”。这段话实在是说竖吹之笛而言的。我以为这支骨笛，如求文献之证，考定器名，以最自然、最简单的命名称“笛”即可。不必旁求“瑱”、“簫”等先秦古籍中所见之名，更不必就它的吹奏方法，易以后世的乐器之名。朱载堉《律吕精义》说：“簫（即笛）之吹处类今之楚（即现名“潮儿”者）。”我们似乎不必因为一种祖先有了某种后裔，就要以其中的一种后裔之名来给它的祖先定名。

（上接第78页）

桥”款识。德星，古代或指景星、岁星等，认为象征“所在有福”；或比喻贤德之士。德星桥应是桥名，但《乐安县志》未见记载。

乐安窑藏瓷器器型庄重，纹饰华美，技艺精湛，是江西省继高安瓷器窑藏后的又一重要考古发现。在釉色多样、工艺高超、器型丰富方面，乐安不及高安瓷器窑藏；但从出土大量带款识的枢府瓷看，高安窑藏就比乐

安窑藏显得逊色。两个窑藏互为补充，相得益彰。

- ① 刘裕黑、熊琳《江西高安县发现元青花、釉里红等瓷器窑藏》，《文物》1982年第4期。
- ② 江西省轻工业厅《景德镇陶瓷史稿》插图26。
- ③ 新疆博物馆《新疆伊犁地区霍城县出土的元青花瓷等文物》，《文物》1979年第8期。
- ④ 潘行荣《元集宁路故城出土的窑藏丝织物及其他》，《文物》1979年第8期。